

小時候,夏天的傍晚,母親常會做花柳油。先把麻油燒熱了,再撒上一把花椒,拿鍋鏟用力壓,噼噼啪啪地散發出一種特殊的香味。聞到那香味,我就知道,爸爸要下班了。

“醋燻冬瓜”是爸爸最愛吃的——清清淡淡的冬瓜湯,上面浮著一片花椒油,據說有消暑的功用。一直到現在,我都記得,淡黃色的花椒油在燈光下反射出的圖案,還有那黑色的花椒,不小心被咬到時的麻麻的味道。

父親在我九歲那年過世,不知為什麼,母親就再也不做“醋燻冬瓜”了。

只是,每到夏天的傍晚,我總想起那道菜,想了三十多年。有一天,我忍不住問她:“做一碗醋燻冬瓜好不好?”八十七歲的老母一怔:“什麼醋燻冬瓜?”“就是你以前給爸爸常做的那種湯啊!”“那有什麼好吃?”她把臉轉過去,“早忘了!”

多年前,住在灣邊,屋後是樹林,林間有一條小徑,鄰居老夫婦常在其中散步。

“別往樹林里扔東西,小心打到老人家!”我總是叮囑兒子,因為很少有人去林子,兒子常拿樹幹當目標,往里面擲石子。

“現在不會打到!”兒子照扔不誤,還不服氣地說,“誰不知道,他們五點才出來!”

秋天的黃昏,尤其是下雨的日子,樹幹都濕透了,一根根黑黑的,黃葉淋了雨,就愈黃得發黧

了。兩位老人緩緩走過,一雙僵僵的身軀,兩團銀白的頭髮,還有那把花傘,給我一種特殊的感動。

有一天,半夜聽到救護車響,兩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。

老太太還是自己開車出去買菜,呼朋喚友地開派對。只是總見她在門前走來走去,卻再也見不到她在樹林里出現。

有一天,我問她:“好久不到後面散步了?”“散步?”她搖搖頭,“沒意思!”

有個五十多歲的女學生,比年輕人還用功,規定畫兩張畫,她能畫十張。每次看她把畫從厚厚的夾子里拿出來,都嚇我一跳。她的夾子特別大,也特別講究,里面是三夾板,外麵鋪上布料,還有個背帶和拉鍊。

許多學生見到都問:“哪里買的夾子啊?好漂亮!”

“我先生為我做的。”她的丈夫是個木匠,除了為她釘一張特別的畫桌,還把房子向外加大,蓋了一間有透明屋頂的畫室。

“那是我先生和我兩個人蓋的!”她得意的形容,他們怎樣先在地面釘她木框,再合力推起來,成為一面牆。

後來,她丈夫患心臟病去世了。她還是來上課,還背那個大夾子,只是夾子打開時,常只有薄薄一張草率的畫。然後,她直挺挺地坐著,看我為她修改。有一天,她突然蒙起臉,冲进廁所。

接下來的日子,我沒再見到她,聽說她過得很好,只是,不畫了。

自妻退休,就常在書房陪我。我寫文章的時候,喜歡安靜,她只好默默地整理賬單、資料。怕她無聊,上次離家前,我特別拿了一本《鴻,三代中國的女人》交給她:“這本書寫得不錯,我走了,你可以看看。”

她接過書,就開始讀。我離家前不過兩天,她一邊陪著,一邊看,居然已經看了三分之一,還發表評論,說:“寫得很冷,但是感人,非常好看。”

兩個月之後,我回到紐約,走進書房,看到那本書。

“覺得怎樣?”我問她。“噢!還沒看完。”“看了多少?”我翻了翻,翻到一個折角。

“就看到那兒,大概三分之一吧!”她抬起頭,“不陪你,書有什麼好看呢?”

一碗可口的醋燻冬瓜,一條幽幽的小徑,一幅美麗的圖畫,一本好看的書,如果沒了那個人,就不再可口、不再可走、不再美麗、不再好看!

如果沒有那個人

作者:劉墉



欣賞妻子

作者:黃永武

情愉快,風貌便不一樣。

有人主張“月下、燭下、簾下”三個“下”的婦人最美,風簾花架,月光燭火,這是恢復一些羅曼蒂克的氣氛,帶點煙,帶點霧,帶點仙,帶點神秘,風情就不一樣。誰不是在朦朧朦朧比燈火還暗的月光下,才動心地把妻子娶來的呢?

欣賞妻子,當然也須隨著年齡的老少、容貌性格心意的變化,而轉變一些欣賞的重點。

年輕的妻子像一朵花,欣賞可以側重在“態”。妻子開心的時候,“媚態迎風”,鮮艷得像花朵的照片;發怒的時候,“星眼微嗔”,神秘得像黑黝黝的電影;哭泣的時候,“梨花帶雨”,模糊得像潑墨的水彩畫;睡覺的時候,“鬢雲亂灑”,粗線像亂針的刺繡圖;生病的時候,“瘦鴈銷紅”,冷峻得像一座沒有表情的銅像雕刻。總之,都是藝術品。

中年的妻子像一首樂曲,欣賞可以側重在“情”。在妻子插花賞月的時候,欣賞她青春不老的芳情;在全家踏青郊遊的時候,欣賞她灑脫的閒情;在她一人獨在窗口傻坐的時候,欣賞她回味神祕往事的幽情;在她帶點撒嬌、語此意彼的時候,欣賞她默製常在的柔情;更有一番雨一番晴,哭完了就笑的時候,那就欣賞她率性而為之中,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真的痴情。

老年的妻子像一座博物館,欣賞可以側重在“心”與“歷史”。欣賞一下妻子對丈夫數十年寒暑的殷勤調護,這分“細心”難得;欣賞一下妻子對子女數十年來的珍重照顧,這分“愛心”難得;欣賞一下妻子對家庭有始有終做到了“忘形骸,共甘苦”,這分“耐心”難得;古人說“九死易,寸心難”,得到了這經歷一世而無怨無悔、忠貞不貳的心,就欣賞這恩深情重的“痴心”吧!

如果我是富豪,我不會到鄉間為自己修建一幢別墅,也不會在窮鄉僻壤築起杜伊勒利宮,我要在了一道林木蔥蘢、景色優美的山坡上擁有一間質樸的小屋,一間有著綠色擋風窗的小白屋。至於屋頂,我會把那茅草換成瓦片,這樣在任何季節都將是最愜意的。因為瓦片比茅草乾淨,色調更加鮮明,而且我的家鄉的房子都是這樣的,這能夠讓我感覺自己回到了童年。

我無需庭院,但要一個飼養家禽的小院子;我無需馬廄,但要一個牛欄,里面飼養著奶牛,每天為我帶來新鮮的奶汁;我無需花園,但要一畦菜地;我無需寬大的花園,但要一片如我下面所描繪的果園。樹上的果子不必點數也不必採擷,供路人享用;我不會把果樹貼牆種在房屋周圍,使路人碰也不敢碰樹上華美的果實。然而,這小小的揮霍代價輕微,因為我幽靜的房屋坐落在偏遠的外省,那兒金錢是不多的,但食物豐富,是個既富饒又窮困的地方。

然後,我邀請一批由我精心挑選的朋友。男的喜歡尋找樂趣,而且個個是行家;女的樂於走出閨閣,參加野外遊戲,懂得垂釣、捕鳥、翻曬草料、收摘葡萄,而不是只會刺繡、玩紙牌。那兒,都市的風氣蕩然無存,我們都變成山野的村民,每晚都有不同的活動恣意狂歡。白天,我們聚集在一起參加戶外鍛煉以及勞作,這樣會使我們食慾大增。我們的每餐飯都是盛宴,食物的豐富勝似佳肴。愉快的情緒、田野的勞動、嬉笑的遊戲是世上最佳的廚師,而精美的調料對於日出而作的勞動者來說,簡直是可笑的玩意兒。這樣的筵席不講究禮儀,也不講究排場:到處都是餐廳——花園、小船、樹蔭下;有時筵席設在淙淙的泉水邊,在如茵的草地上,在橙樹和榛樹之下;客人們手端豐盛的食物,歡快地唱著歌,歪歪斜斜地排成行列。草地桌椅、泉水環石當放酒菜的檯子,飯後的水果就掛在枝頭。上菜不分先後,只要胃口好,何必講究客套;人人都喜歡親自動手,不必假借他人。在這誠摯而親密的氣氛中,人們互相逗趣,互相戲謔,但又不涉鄙俚,毫無虛情假意和約束之

如果我是富豪

作者:盧梭

給這些善良的人們帶去幾件同他們自己一樣樸素的禮物,為喜慶增添幾許歡愉;作為交換,我將得到無法估價的報償,一種和我同樣的人極少得到的報償:傾心交談和無比的快樂。我在他們的長餐桌邊就座,高高興興地喝喜酒;我隨聲附和,同大家一道唱一首古老的民歌;在穀倉里,我們一同跳舞,心情猶如參加了巴黎歌劇院的舞會,不!比那更加歡暢。



15歲初中
15歲那年,我們搬進了一個陌生的小區。住得離學校更遠了,出入都要帶門禁卡,這更讓吊兒郎當的我頭疼。

每次走到門口,我就會忽然彎腰直接從欄杆下面鑽過去。這時候,門口保安總會以一副我欠了他八百萬沒還的樣子,讓我出示業主卡,本來無傷

大雅的事,到了這里卻讓我莫名生厭。我常常漫不經心地說出門牌號,然後以鄙夷的眼神大大咧咧地離開。我和所有生活優越的少年一樣,不知什麼是尊重。

有一天,我又忘記帶門禁卡,他照常攔住我。我忍不住破口大罵,把平時累積的不爽一併奉還。保安大叔憋紅了臉,禮貌地向我解釋這是規定,我只覺得他就是那種有點小權力就要用盡的小人,嘴里蹦出兩個字——“傻帽”,然後逕直走了進去,內心有一種打敗他人之後的暗爽。

某天下午,樓下尖銳的謾罵聲吵醒了午睡的我。一個中年男人正指著那個保安大罵著,面目猙獰。保安大叔則無助地嘆著氣向四周張望,灼灼的烈日下,穿著制服的他汗流浹背。

原來,他一天要承受許多次這樣的謾罵,而我也其中一個。

那天我特意帶了門禁卡,還在門口的超市買了兩罐可樂給他。他一開始不肯接受,最後接過可樂放在一邊。自那之後,那個保安每次見到我都會對我笑。

春節期間,下著雨,他一個人站在小小的亭子邊,時而抬頭看天,時而往遠處眺望。保安亭沒有電腦,沒有電視,他就這麼一天天無聊地站著。

這一場景,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記憶里。我想,他一定也有自己的父母、孩子、愛人。

原來一個人為了家人,可以這般堅忍地站過一個又一個炎夏與寒冬。

儘管後來多次搬家,但我總能在不同的人身上,看到他的影子。

一生中落的雪,我們不能全部看見

作者:里則林

17歲高中
初中畢業以後,我便離開了父母,在陌生的城市讀高中。

在那里,我常常三餐不定,有時隨便就在路邊解決溫飽問題。

有個賣山東煎餅的小攤我經常光顧。我記得賣煎餅的大叔有個小男生,小男孩每天下午六點會準時到他爸爸的小攤。有時在一張塑料凳上面寫作業,有時在玩樹下的小花小草,有時晒了枕著小書包在手推車旁的硬紙板上睡覺,不吵不鬧。

有天晚上我路過那條街,發現那個賣煎餅的小攤被人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著——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大發雷霆,指著不小心將麵糊灑到他身上小男孩的爸爸大聲謾罵。小男孩的爸爸很窘迫,一個勁地道歉。我透過人群看到了小男孩,他被人群包圍著,眼里滿是驚恐和無助,緊緊地抓住爸爸的衣角。

後來中年男子罵舒服了,終於走了。

人群散後,他爸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凳子上——也許是在兒子面前丟臉了,也許是心酸和委屈。小男孩的爸爸摸著小男孩的頭,嘴里大概說著一些“沒事”之類的話。



忙碌的父親,我們總是很少交流。哪怕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,我也不曾像這般拍拍他的背,說說鼓勵的話——那樣顯得很彆扭。在體恤父母方面,我甚至連一個小男孩都不如。

從那之後,我開始有事沒事打電話回家,我知道,等我長大了,父母就老了。

22歲大學
二十幾歲,我回到家里的廠實習。我總算開始聽爸的話了,這讓他多少有些欣慰。

在廠里,我注意到了業務員小胡。他來廠里兩年了,總是很勤快。我曾經陪他一起出去跑業務,他兩手拎着樣品,在一家家商店屢受白眼,而

他只是汗流浹背,保持禮貌地笑著。

那是一次再尋常不過的飯局,他被東北來的客戶一個勁地灌酒,而他還在為大家倒酒、倒茶、遞紙巾、叫服務員、開酒,還有強顏歡笑。那晚,不勝酒力的他醉得一塌糊塗。

我送他回家,順手開了音響,張國榮的《取暖》,他聽著,說上學的時候覺得不好聽,不過出來工作以後就覺得挺好聽的。他轉過臉,看著窗外。路燈投射過來的光一道一道地刷過他的臉龐,天上掛著冰涼的月亮,黑暗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

他紅脖子紅臉大聲地唱了起來:你不要隱藏孤單的心/儘管世界比我們想象中殘忍/我不會遮蓋寂寞的眼/只因我想看看你的天真/我們擁抱著就能取暖,我們依偎著就能生存/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間……

他的聲音顫抖、沙啞而壓抑,進而把臉埋在手中,抑制不住地大哭起來……

我什麼也沒說,只是把他送回家。他紅著眼睛,打開小區花壇邊的水龍頭,雙手捧水用力地搓著臉,然後挺直腰桿,用紙巾把一臉的水擦干,咳了兩下,深吸一口氣,對我笑了笑,問:“還看得出來嗎?”我說還好,我知道他老婆還在等著他。

這一刻,我既為他心酸,又為他感動。我想他馬上就要回到那個簡陋卻溫暖的地方了,他的脆弱不會讓自己的老婆看到,他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

作家劉亮程曾說過:“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,我們不能全部看見。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,孤獨地過冬。”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,如果我可以和他們一樣,為了親人而忍耐那些劈頭蓋臉的風霜雨雪,忍耐所有世事艱險,然後依舊堅持,依舊感恩,依舊奮鬥,也許那樣的男人,才算是真正的成長與成熟。